




挣不断的红丝线



张弦



2 041 6095 0



挣不断的红丝线

张 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一月

捧不断的红丝线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9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3}{16}$ 插页 8

1983年9月北京第1版

1983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2,000

书号 10019·3525

定价 0.99 元

善良者的命运

王 蒙

在张弦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善良而又不那么幸运的人物。因为把电影胶片颠倒了几秒钟而被“颠倒”了十多年的方丽茹(《记忆》)，因为被遗忘的“爱情”而被扼杀了年轻的生命存妮和一直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下面的荒妹(《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被流言蜚语、封建偏见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周良蕙(《未亡人》)，在追求幸福的挣扎中感到了深深的疲惫的傅玉洁(《挣不断的红丝线》)，失去了当年的爱情、总算在“贵人相助”下得到了婚姻的孟莲莲(《银杏树》)……他们大多是一些女性，她们有秀美的外表和心灵，她们有过天真而又美好的青春，但是，当有形的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无形的俗恶势力扑向她们的时候，她们是不设防的，也许可以干脆说这是一些善良的弱者。对于斗争，她们都那么缺乏准备、经验、艺术和勇气，她们是太娇嫩了，似乎不该生在这个荆棘丛生、战云密布、难逢开口笑的世界里。(他写的那个相当成功的电影剧本《心在跳动》里的罗秉真医生和《一只苍蝇》中的萧总工程师，虽是男性，却颇乏雄风，同样具有那种善良、软弱、不敢也不善斗争的特点。)她们的命运有起有伏，她们的结局有悲有喜，她们的故事经历了许多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她们的活动场景大部分却比较单纯，多数人的悲欢离合是表现在爱情、婚姻和家庭里的。然而，与一般的甜腻腻的恋

爱或者想入非非、虚无缥缈的感情不同，她们的爱情是发生在、变故在、回响在中国的现实的土地上，与政治、与经济、与历史、与地理（例如“角落”）、与社会心理这样深、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是食人间烟火者的爱情。

这就是张弦的爱情故事比起某一些很可能写得更有才气也更泼辣大胆的爱情故事要高明一些的地方。他写的是爱情，但更是写了社会、历史、人间烟火。他写的这些故事，要更加平实、更加可信、更加吸引人和易于被人接受，同时，透过那单纯、明快、深入浅出的故事的叙述，我们同样可以感到作者对于许多严肃得近乎沉重的问题的思索。

在这些故事的写作里，张弦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是那些比较严肃、格调不低的作品中最好读的，又是那些比较好读的作品中最严肃和最有容量的。他的小说结构完整、人物清楚、叙述干净、语言纯朴。他的小说里没有繁复的线索，没有大慧、大智、大勇或者过于复杂深奥、令人捉摸不透的人物，没有那种爆破式的、倾泻式的或者旋风式的恃才大书特书，没有那么多大段抒情、哲理、政论以及那些令人羡慕晕眩的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学识显示，没有那么多色彩浓重的、咄咄响的、有刺激性的语言，不论是方言、行业语言、绘声绘形、大粗大细的群众语言或者是高深渊博夹带欧化的“现代”知识分子语言，都很少用。

然而，他的那些质朴而又娓娓动听的故事，他笔下的那些善良者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却自有一种魅力、一种征服人心、以情动人的力量，并且触及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触动了千千万万善良的读者的灵魂。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平而不淡，深而不艰，情而不滥，思而不玄，秀而不艳，朴而不陋，这就是张弦的

风格，这就是张弦的节制，这也恰恰是张弦的局限性。

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局限，同时又是一种探索，一种突破局限的势头，可以说，是局限与反局限的统一。一种风格也是这样，唯其有局限才有风格，有特点，唯其不断地努力突破局限才有新意、有创造、有生命、有发展，才不会僵死，不会令读者初而喜、继而倦、终而厌。

这种局限与反局限的统一的成功的例证我以为首推《记忆》。当宣传部长秦慕平抱着深深的歉疚去见被他亲手做了错误的处理，并因而失去许多美好的东西的方丽茹的时候，张弦是这样描写方丽茹的：

“然而，她没有悲伤……她的文化有限，但胸襟开阔。她懂得她的遭遇并非由某一个人、某一种偶然的原因所造成，也并非她一个人所独有。她没有能力对摧残她的那些岁月作出科学的评价，但她确信历史的长河不会倒流。当明丽的阳光已照在窗前的时候，人们不总是带着宽慰的微笑，去回忆昨夜的恶梦，并随即挥一挥手，力图把它忘却得愈干净愈好吗？”

多么好的人民，多么好的心灵，多么好的善良者之歌！

然后方丽茹“用农村妇女的方式，麻利地抓起几只蛋往秦慕平的口袋里塞。”于是秦慕平想起了“在冀中平原，在鲁东南和南下的征途上……大娘大嫂子们，一手挡住自己推让的胳膊，一手把鸡蛋强往荷包里塞。”

最后秦慕平自问道：“而今天，面对人民的真诚信托，作为一个党的干部，还能象当年那样于心无愧吗？”

这篇小说写得比较开阔，它正面写了平反冤、假、错案这样一件大事。通过挖掘秦慕平的心灵，他把这件大事的意义进一

步深化了，带有更深的悲剧性和更庄严的正剧性，入情入理，情理并茂，与那种血淋淋的、剑拔弩张的写法不同，但比那种写法有着更大的说服力和内在的紧张性。善良者的命运比起那些行高和寡、语出惊人的先知先觉者更易于激起读者的巨大同情心，如果读到这些描写，还不肯放弃过去的那种把人民当敌人整的过“左”的做法，也就实在不便于形容了。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同样大大突破了故事本身的局限。问题显然不在于作者对小豹子和存妮的那种原始的、“贫困”的“爱情”抱有几多怜悯乃至同情，作品的笔触涉及的是我们的某些偏僻的角落里的极其不发展的状态。有不少人责备作者在这篇作品里写到了一点点情欲，个中得失，是可以讨论的。也许，这种描写确实不合“国情”，不能被当今的许多正派人接受。但是，我们总不能不看到情欲背后的作者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沉思。而且，我想，不管我们怎么骂这种情欲是“兽性”，这种情欲并不会因别人痛骂便挥发消释净尽，那么，它造成的灾难后果，就不能不令人拍案顿足。毋庸置疑，小豹子和存妮的关系是蒙昧的，但我们不妨问一问，因了他们的这种蒙昧而逼死一个、抓走一个的势力，难道不是更加蒙昧和野蛮吗？对小豹子和存妮一味同情固然不对，但那些痛骂他们“兽性”的富有人性的文明的好人，就不应该想想自己对于帮助某些角落发展生产、建立两个文明，对于帮助、提高小豹子、存妮这样的人是负有责任的吗？

但另一方面，有时当张弦面临相当复杂的生活纠葛的时候，他仍然企图给这种生活穿上一件尺码不大的制服，就不免显出某种捉襟见肘。引起热烈反响的小说《挣不断的红丝线》存在着这方面的不足。为了恪守“挣不断”的题意，小说把傅玉洁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处境写得与之前并无大的差别，这就不仅伤害

了作品的真实可信性，而且增加了一些本来可以不必争议的可争议性。复杂化了的生活对象与略嫌简单的艺术提炼与艺术表现手段，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矛盾。如果为了故事的完整性而伤害了生活的真实性、丰富性，那就是得不偿失了。

张弦一九八二年的一篇新作《银杏树》令人相当兴奋。相反，与此篇差不多同时发表的《回黄转绿》就显得艰窘得多，后者对生活的剪裁有较多的以意为之乃至强使生活就范的痕迹。《银杏树》里孟莲莲的喜剧式的结尾比哭哭啼啼的悲剧还令人震惊。这种处理手法在张弦的作品里是一个突破，它打破了张弦的许多小说里驾轻就熟地写惯了的善良者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的咏叹调，加深了对生活的认识，充实了对善良者的挖掘剖析。从道德和法律的观点看来，孟莲莲当然是非常正面的。但是作者的眼睛透视了更深的一层，留下了一个更久远也更艰难的问号。张弦实际上提出了树立新的、真正体现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观念这样一个激动人心却又是一时难以理出头绪来的重大问题。一个走在了生活前面的问题。考虑到现实，考虑到人心向背，谁能不赞美包老爷式的郑霆呢？在这里，小说的高度现实感和现代感或者叫作未来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可惜，当今陈世美的描写仍然简单化了。如果姚敏生比现在更善于美化自己一些，如果姚敏生更多一点深度，如果姚敏生的新欢不是县委某副部长的独生女……会不会更耐人寻味一点呢？

然而这样的建议是冒险的。一篇作品在寻求“深刻”“丰富”的同时完全有可能丧失一部分读者，如果不是象某些人愤愤指责的“背离”读者的话。

《一只苍蝇》在他的作品中可能不算最好的，但我对这种作品倒是有一点偏爱。这是张弦另一个突破自己选材局限的有意

义的尝试，虽然这个尝试并未取得大的成功。龙科长写得太浅了，显然，张弦并不善于写恶人。

《污点》、《未亡人》和《角落》题材上有些相近，人物性格也有点相近，而挖掘却浅得多，这实际上不是太好的征兆。

文如其人。二十六年前的初冬，在《文艺报》召集、侯金镜同志主持的一个谈短篇小说的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张弦。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大学生，温文尔雅，俊秀整洁，入世未深。他的五十年代的小说和电影剧本，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朝气蓬勃、热情而又严谨的理工科大学生对生活的向往、信念、和刚刚开始忧虑。上海姑娘白玫其实写得相当浅，虽然这种形象容易讨讨好。《苦恼的青春》则早在那个时期就写出了谢惠敏式的人物，可惜这朵花开迟了，而且作品里表现的正面理想同样是单纯的、善良的、软弱的和幼稚的，这种调子一直保持到现今。当然，经过痛苦的考验和锤炼，他对于生活的艰难复杂认识得也描写得深沉多了、成熟多了。对善良而又不那么幸运的人的同情心却更加强了，这应该说是张弦的作品的人道主义力量所在。然而，作为张弦作品里的正面理想、正面力量的善良和同情心，与他描写的社会环境以及历史性的矛盾、试炼相比，较诸五十年代的作品，似乎还没有得到同等比例的充实和发展。就是说，他如今写的矛盾试炼要比五十年代时写得复杂多了也深刻多了，然而他拿出来的正面理想、正面力量，却还没有同等地更丰富、更坚实、更深刻。可能就是因了这个原因，在读张弦近年作品的时候，我脑子里仍然时时浮现出他那新中国第一代的大学生形象。

张弦这几年的小说数量不算太多，但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作为他的老友，我为他高兴。作为他的老友，我为他又感到深深的不满。与他的经历相比，他写出来的东西太少了。与他的生

活的矿藏相比，他开采作业的“掌子面”还是嫌窄了。然而，他的写作是严肃的、认真的、刻苦的。他已经战胜了本来不应该有的许多坎坷险阻，所以我相信，他也能战胜他自己——超越他已经为自己架起来的、与他人相比并不算低、与他自己的潜力和努力相比还远不够高的标杆！在笔者写序的时候，正在付印的张弦的“最新作”《春天的雾》，在开拓题材、反映正在变化的、五花八门的新生活与突破他所习惯的比较一板一眼的叙述手法、试着多用几套笔墨方面，已经可以看出他“突破自己”的可喜的努力。虽然这篇“最新作”似仍然存在着正面思想力量单薄乃至陈旧的弱点。是的，我祝愿他在今后的采矿作业中使用更加犀利的风钻乃至高功率、高效能的掘进机，进行更大规模的全方位、全天候总体作业。那么，今后张弦的笔下会有更多的善良者和非善良者出现，把那些非善良者揭得更透一些吧！并愿那些善良者更强有力些，他们理应得到，也完全有本事得到更好些的命运。

后记

从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有余了。而呈献于读者之前的我的小说创作，只有这样薄薄的一个集子。真不能不使我愧，感到惶愧。

与同辈作家的多舛相似，我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是不平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一年，我以工科大学专修科毕业，投身于热火朝天的鞍钢建设高潮中。我年轻的、热忱的心激烈地跳动着，情不自禁唱起自家的赞歌来；不觉间也不顾忘它的幼稚和庸浅。

作者手迹



作者画像

作者画像：刘宇一

目 录

善良者的命运(王 蒙).....	1
记 忆.....	1
舞 台	15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31
一只苍蝇	50
未亡人	59
挣不断的红丝线.....	75
污 点	93
银杏树	108
回黄转绿.....	128
春天的雾.....	159
上海姑娘.....	174
最后的杂志	194
羞怯的徒弟	201
苦恼的青春	208
后 记	271

记 忆

中午十二点刚过，宣传部长秦慕平就在市委食堂吃了饭，匆匆来到招待所。从昨天傍晚起，他由秘书陪着已经来过两趟，都扑了空。

被访者住在三楼。秦慕平登上楼梯，脚步就放慢了。他已经六十二岁，患着他这个年龄常有的心血管硬化症。昨天晚上，他几乎失眠了一整夜，估计中午这段时间对方不会外出，他便放弃了多年的午睡习惯，徒步赶来。现在感到有点头晕。然而，使他脚步越来越沉重的，并不是因为这个……

楼梯一级一级在他眼前向下移动。不久前重新刷上枣红色油漆的楼梯，仿佛是一本本硕大的精装年历，随着脚步，一年一年，向过去推移。……哪一年？十五年还是二十年前？他记不清了。只记得那时，他的脚步是矫健的，心情是轻松的。身后拥着许多下级。也是在三楼上，他要接见一批新分配到电影发行公司的青年学员。一上了楼，就见小会议室门口站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扎着一对“小扫把”辫儿，腼腆地向他迎来。羞红了的圆脸上，露出一对深深的酒窝。当秦慕平正要伸出手来同她握手时，她却蓦地一扭身，向回跑去，发出一串纯真的笑声，喊着：“部长来了，大家快坐好！”

“她叫方丽茹，临时小组长。”身旁的文化局副局长黄喜强愉快地向他介绍，“挺机灵的小鬼。共青团员。我们打算分配她学

放映，编到农村放映队。”

后来，秦慕平向大家讲了话。他注意到方丽茹听得非常认真，做着记录。时而严肃，时而微笑。那对酒涡时隐时现……

农村放映队很快成立了。三个分队的青年们，拉着小板车，跋山涉水，跑遍了全市郊区的每个生产大队。出现过许多用自己的衣物给放映机遮雨，深夜扶送贫农老奶奶回家等等学雷锋的佳话。不到一年，就收到一大叠感谢信，还有一面公社赠送的漂亮的锦旗。年轻的农村放映队成了宣传部门无可争议的先进集体，三队的方丽茹也是每次表扬中少不了的人物。……

秦慕平在二楼的楼梯口站住了，倚着扶手喘了口气。近来，随着体质的衰弱，记性差多了。但是，那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却清晰地印在他的记忆里。

那时他刚从农村搞四清试点回来，正在主持部里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黄喜强神色慌张地把他拉到门外，压低声音说：

“放映队出事啦！”

接着，副局长向他汇报，三队昨晚在北塘大队放映时，竟然把一本毛主席接见外国友人的纪录片倒着装，银幕上突然出现被颠倒了领袖形象。虽然不过几秒钟，就立即停机、卸片，放映场上还是很轰闹了一阵。“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黄喜强痛心疾首地说，“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

秦慕平沉下脸，厉声问：“放映员是谁？”

“方丽茹！”

秦慕平一怔。眼前浮现出那一对深深的酒窝……

“事后问她这是怎么回事？事故是怎样造成的？她闭口不答。群众反映：四清运动刚开始就出现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不可等闲视之！……”略一停顿，黄喜强以请示的语气说，“我们准

备下午开个批判会。”

“唔。”秦慕平含义不明地哼了一声。看着黄喜强急急离去的背影，他伫立在会议室门口，心中很不平静。

正在研究开展“面上”四清运动的会议已经开了两天。任务十分紧迫，与会的人却在“是否到处都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争论起来。有的同志认为，一些政治思想比较先进，工作有显著成绩的单位，一般不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部分同志反对。秦慕平是一个被许多人认为很有理论修养、责任感又很强的干部，他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到能否把四清运动搞深搞透，因此必须加以澄清。就在黄喜强到来之前，他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旁征博引，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阶级斗争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任何先进单位也不例外。他批判了前一种意见，指出那是右倾，是对当前运动有害的。……没想到，放映队好象给他的论述作注解似的，就在这当口出了事。

“这女孩子真是有意干出那样的事？……”他在心里问自己。接着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好象要给这问话以否定的回答，又好象要把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对酒涡赶跑。

但是，没想到的事跟着又发生了。第二天清早，秦慕平还未起床，黄喜强就打来了电话：方丽茹自杀未遂，已送医院抢救。

“……现在正在洗胃。她喝的是汽油！”副局长的声音里充满火气，“她在昨天的会上就一直采取顽抗态度，不肯坦白交待问题，也不回答大家的质问。现在又喝汽油自杀，哪是真想死？明明是威胁！”

“胡闹！简直想要自绝于人民！”受了惊的宣传部长不由激

忿地嚷。一面在心里责问自己昨天的犹疑是否也是右倾情绪，温情主义？

“现在已经查明，她的父亲在上海教书，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她的一个舅舅是公社会计，四清对象。”停一停，黄喜强又说，“有人揭发，她曾说过‘农民生活还很苦’等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还有人揭发，她在不久前对人说她舅舅是个老好人，公然抗拒四清运动……”

“你们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尽快写一份材料，附上你们的处理意见，报到部里来。”秦慕平果断地说。

一个星期以后，方丽茹出院那天，正当全市文化系统召开“面上”四清的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对方丽茹的处理决定：开除团籍、公职，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农村监督劳动。当身体还很虚弱的方丽茹被押出会场的时候，全场一片肃静。没有人忍心正视她那煞白的脸孔。坐在最后一排的放映三队队长李克安，把头埋在手掌中，紧紧咬住嘴唇，差点没哭出声来。

李克安是方丽茹的师傅。他摆弄起三十五毫米皮包放映机来，真是既精细又温柔，但在爱情方面却鲁直而笨拙。首先，他一双鼓鼓的眼珠和那副大喇叭嗓门，就无法赢得姑娘们的好感，何况他还爱好以苛刻的责备作为表示热情的独特方式，难怪年近三十，还没有交上女朋友。而他却整天乐呵呵地，大喇叭嗓门唱着不入调的流行电影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用洒脱的大步踏着拍节，拉着板车奔驰在农村的土路上。收下方丽茹这个徒弟之后，他开始感到自己生活里多了些什么，又缺少了些什么。于是，他以业务技术上的苛责，频繁而具体的指导和不入调的歌声，展开了独特而勇敢的追求。但方丽茹却全然没有意识